

熊耳河:碧水含芳自有时



熊耳河郑东新区段

提起郑州,你会想到什么?

是飞驰的通衢高铁、深潜的大国重器,还是繁华的商业中心、闪烁的城市霓虹?

人们沉醉于郑州吞吐万物的现代性,却鲜少关注到这条斜卧在郑州“掌心”的熊耳河。

不了解郑州的人,一定叫不出它的名字。

即使是晨昏往返的居民,也很少有人能道尽它的来源,说清它的去处。

摊开地图,熊耳河宛如一条隐秘的掌纹,载着郑州的人间烟火一路东去。

它始于沟渠,却终于磅礴。

它安卧市井,也蛰于幽微。

它不是最长的蓝线,却在时光中展现出城市新的动脉。



熊耳河滨河公园内,市民在垂柳树下遛娃

市井长歌河畔飘

资料显示,熊耳河是郑州市区“两河一渠”中的一条重要城市河渠。它起源于郑州西南郊铁三官庙村北地处,由西南至东北,进东风渠,入贾鲁河,蜿蜒23.5公里,流域面积22.78平方公里。

漫步于熊耳河与东风渠交汇的南岸,粉白的夹竹桃花墙如瀑垂落,隐隐约约的提琴声,将《白桦林》的旋律揉进5月的风里。

一年四季,这里都交错着樱花的雪浪、合欢的绯云、桃夭灼灼、垂柳织烟。而此刻,是属于鸢尾和凌霄的时节。

鸢尾蓝紫色的花瓣在熊耳河的河湾舒展,如蝶栖剑叶。凌霄花橙焰如浪,裹着新人的甜蜜,被摄影师定格在风里。三三两两的露营帐篷,像彩贝一般散落在岸边草地……这是熊耳河畔,郑州人专属的馈赠。

沿河西行,碧绿的河水在腾挪间升腾起热乎乎的火气。

早市上,老人们提着菜篮,慢悠悠地在闲逛。孩子们背着书包,蹦蹦跳跳地结伴而行,笑声、吆喝声,沿着熊耳河流淌而去,仔细听,那边晨练的大爷,也和着舒缓的音乐,拳拳生风。

这边胡辣汤的滋味还唇齿留香,那边喷香的烩面已呈上餐桌,食客们围坐在一起,大快朵颐,欢声笑语在餐馆里回荡,熊耳河的步伐也慢了下来。

最老古桥水上藏

行至南关街,熊耳河又变换了模样。

雨季未到,这条季节性河流河水清浅,飘摇的水草随波荡漾,搅碎一池残阳。

残阳之上,一座近300年历史的“古董桥”横亘两岸——《郑州文物志》记载,这是熊耳河上最古老、最具文物价值的一座桥,也是郑州现存的最古老的一座石桥。

康熙《郑州志》“熊儿桥,在南城阜民门外”,是熊耳河桥已知有载的最早记录。

据传“熊耳河桥”原叫“熊儿桥”:

明朝末年,郑州石柱村(今新圃东街)住着熊大、熊二兄弟二人,因父母双

含芳碧水和谐共生

沿河流的踪迹行至新圃街,熊耳河忽地潜入地下成为暗涵,再出地表时,已跨过航海路,来到了净秀公园的南园。

而今未至盛夏,熊耳河的水草尚不葱茏,又因雨季未至,这段熊耳河水流几近干涸,很难招来游人艳羡的目光。但从4座石桥上斑驳锈迹隐现的铁质栅栏中,河中碧绿的水草、深色的石藓中,依稀能窥见熊耳河水量丰沛时的模样。

亡,家贫无以为生,熊大就把弟弟送到城里南门内大户张谷囤家里当童仆。

张谷囤看熊二眉清目秀,干活勤快,很是喜欢,于是给熊二改名叫熊儿,并提拔他当上了管家。熊儿生活俭朴,日积月累就积攒了些银钱。当时南关有条小河,每到秋季都会泛滥成灾。心地善良的熊儿将这些钱拿出疏通河道,又修建了一座小桥,为了感恩熊儿,老百姓就把这座桥称作“熊儿桥”。

那条南关的小河也变成了熊儿河。再后来,时间一长,口口相传,“熊儿”又传成了“熊耳”。

清末的一个黄昏,郑州诗人司星聚驻足桥头,但见月色之下,芦花似

雪、桥影婆娑,脱口吟就“一白沉沉月色饶,芦花萧瑟傍溪桥。霜凝野渡华鲜洁,星落寒潭影动摇”。

“熊桥芦月”,自此成为郑州的古八景之一。

熊耳河桥的名称曾有三种说法:王国奇在《河南古代桥梁》称其为“熊耳河桥”,《管城回族区文物志》载文“熊儿河桥”,《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地名志》注为“熊儿桥”。

2018年8月,郑州市河长制办公室经过研究讨论,决定沿用“熊耳河”这一名称,并在全市水系图、水务工程图、河湖名录上予以统一。

因此,坊间“熊耳河桥”的称呼更多一些。

人依水而居、择水而憩的智慧洋洋洒洒,一览无余。

而如今的熊耳河流域,河道工人打捞漂浮物的身影,以及生态补水系统的引入,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努力。

这一条河,承载历史蜿蜒东去。

这一方人,烟火人间再写传奇。

本报记者 杨丽萍 魏滢/文
记者 马健 周雨/图